

不祥时代的不祥产物

皂白青红神犀妖镜 嘻笑怒骂苦口婆心

多情应笑汝 白发一儿童

胸中无一物 笔下有春秋

我爱水兄

夏衍 题

我看冰兄

潘嘉俊 梁江 编

嶺南美術出版社

(粤) 新登字 06 号

我看冰兄

潘嘉俊 梁江 编

岭南美术出版社

出版·总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

经销

家家乐电脑照排部

排版

番禺市印刷厂

印刷

开本：850×1168mm 1/32 11 印张 24 万字

1992年12月第一版 1992年12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362-0868-5/J·838

定价：9.00 元



胸中无一物
笔下有春秋

李曲斋：赠冰兄

廖冰兄简介

廖冰兄（1915年10月生）中国现代漫画家。原名东生，因其妹名廖冰，故以冰兄为笔名。广西武宣人，成长于广州市。早年父丧母嫁，与外祖母和妹妹相依为命，生活困苦。1932年至抗战前夕，经常在上海、广州、香港报刊上发表漫画。1935年高中师范科毕业后当小学教员。翌年以《标准奴才》一画参加第一届全国漫画展。1938年初，在广州举办个人抗战连环漫画展。3月，在武汉参加抗战漫画宣传队。曾编绘《抗战必胜连环图》，创办桂林行营美术训练班及《漫画与木刻》杂志。1940年到重庆，担任《阵中画报》编辑，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动画设计等。1945年与叶浅予等人举办八人漫画联展。1946年举办个人《猫国春秋》漫画展，轰动一时。翌年在香港参加人间画会，与他人联合举办《风雨中华》漫画展。1950年回广州，被选为广州市人民代表，历任广州市文联编辑出版部部长、华南文艺学院教授、广东木偶剧团美术设计、广州市文联副主席。1949年起任历届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美协广东分会副主席、广州漫画学会名誉会长等职。

廖冰兄是一位爱憎鲜明的漫画家。主要创作政治和社会讽刺漫画，内容严肃，通俗易懂。代表作《猫国春秋》，把当时国民党大后方猫鼠不分、猫鼠同眠的怪现象暴露得入木三分，受到观众的欢迎，并得到在重庆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及郭沫若、闻一多、李公朴等人的赞扬和支持。其中的《诛“逆”图》描绘了一帮鬼怪杀害革命者的场面，把刽子手和监斩官都画成头脚颠倒、似人非人、似兽非兽的怪物，而被斩的“逆行犯”则顶天立地，威武不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廖冰兄创作的《打油诗词》等漫画，对教条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讽刺。《噩梦录》组画及《自嘲》等，深刻地反映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灾难。

廖冰兄对艺术有着执着的追求，他认为漫画应成为既有意义又值得欣赏的艺术品。他自幼对广东民间的木版纸马神像很感兴趣，把这种朴拙的线刻和夸张有力的造型，吸收到他的漫画上，形成自己独特的、富有南方民间艺术装饰情调的漫画语言。如《猫国春秋》画展中的《枭暴》一画，以报晓的晨鸡和凶恶的猫头鹰象征黎明前光明与黑暗的斗争，有着深刻的寓意，同时也是一幅很有艺术魅力的装饰性绘画。严肃的内容、浪漫主义的手法和民间的装饰风格，构成了廖冰兄漫画艺术的特色。

廖冰兄出版有漫画专集《冰兄漫画——1932至1982年作品选》。

（黄远林）

录自《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第452页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梁 江	永远的绿色（代序）	(5)
黄永玉	米修士，你在哪里呀！	(15)
方 唐	夜读《论廖冰兄》	(21)
余所亚	论冰兄的漫画	(26)
麦莳龙	一代“鬼才”	(30)
汪 浪	忠贞的足迹	(45)
迟 辄	笑，勇士的声音	(55)
黄苗子	廖冰兄的画展	(67)
周钢鸣	关于大众化的画	(68)
黄蒙田	回忆《猫国春秋》漫画展	(70)
王 琦	漫画家笔下的政治	(84)
黄伟强	一个卓越的政治漫画家的历程	(88)
魏照风	从《猫国春秋》到《升官图》	(100)
任真汉	廖冰兄的“鬼才”	(111)
黄小庚	丹粉图中有谏书	(113)
老 烈	思想性、战斗性、群众性	(115)
陈 兵	千钧画笔胜词章	(119)

目

录

古兆中	不止于漫画的漫画	(125)
黄雨	观冰兄漫画随感二篇	(127)
斓风	漫话漫画	(133)
靳兆麟	廖冰兄晚年童心	(136)
路欣	谈奇说怪话冰兄	(139)
鲁大铮 谭颖	廖冰兄的幽默	(143)
黄苗子	刑天舞干戚	(145)
倪贻德	漫画时代	(153)
黄蒙田	回忆片断	(155)
陆乾生	我所知道的冰兄	(164)
李子诵	我与廖冰兄最有缘	(168)
郑家镇	顽强的漫画斗士	(170)
汤洪泰 李兆永 方秉仪 梁杏洁	往事小忆	(172)
牧惠	妩媚冰兄	(175)
韩羽	记廖冰兄	(178)
叶浅予	冰兄其人	(180)
吴步乃	一位虽远实近的前辈	(182)
王大壮	可敬可爱的人	(185)

目

录

秦 牧	漫画坛上闯将少	(191)
方 成	冰兄可佩	(195)
梁 信	又疯又傻老天真	(198)
谭裕钊	高山仰止	(201)
余 时	廖冰兄的封面画	(204)
张 方	冰兄与戏曲有缘	(207)
黄蒙田	廖冰兄的“加工速写”	(209)
姜德明	美妙的协作	(213)
阳 明	漫画家廖冰兄漫事漫记	(217)
叶惠明	访漫画家廖冰兄	(224)
如 水	花城拜访廖冰兄	(230)
奚晓阳	心如赤子	(233)
巫山雨	一片冰心在玉壶	(236)
陈兆川	冰兄送我一幅画	(239)
路 欣	姜·本地姜·老姜	(242)
姚珠珠	南“混”纪实	(248)
曾牧野	永存赤子心 毋须叹华发	(251)
顾玉潜	廖冰兄、黎耀西和广州画廊	(255)

目

录

黄亦生	夜空，我仰望一颗星.....	(258)
郭 适	一个中国画家对“四人帮” 罪恶的看法.....	(265)
黄玉云	中国政治漫画家廖冰兄.....	(273)
伊沙白	这个中国人与他的画.....	(276)
傅 真	廖冰兄和帕丝卡尔的友谊.....	(282)
归耕庐	冰兄老儿及其漫画艺术.....	(285)
余光美	东哥——傻瓜、跳虾和鬼才.....	(299)
廖陵儿	我心目中的爸爸廖冰兄.....	(306)
李 楠	平凡人的真实事.....	(337)
廖冰兄年表	(343)
后记	(349)

(文集中诗词、联句作者：吴南生、杨应彬、罗培元、
黄施民、刘逸生、张作斌、李曲斋、韦丘、黄志坚、黄雨、
李汝伦、杨和明、潘嘉俊。)

目

录

梁 江	永远的绿色（代序）	(5)
黄永玉	米修士，你在哪里呀！	(15)
方 唐	夜读《论廖冰兄》	(21)
余所亚	论冰兄的漫画	(26)
麦莳龙	一代“鬼才”	(30)
汪 浪	忠贞的足迹	(45)
迟 轼	笑，勇士的声音	(55)
黄苗子	廖冰兄的画展	(67)
周钢鸣	关于大众化的画	(68)
黄蒙田	回忆《猫国春秋》漫画展	(70)
王 琦	漫画家笔下的政治	(84)
黄伟强	一个卓越的政治漫画家的历程	(88)
魏照风	从《猫国春秋》到《升官图》	(100)
任真汉	廖冰兄的“鬼才”	(111)
黄小庚	丹粉图中有谏书	(113)
老 烈	思想性、战斗性、群众性	(115)
陈 兵	千钧画笔胜词章	(119)

目

录

古兆中	不止于漫画的漫画	(125)
黄雨	观冰兄漫画随感二篇	(127)
斓风	漫话漫画	(133)
靳兆麟	廖冰兄晚年童心	(136)
路欣	谈奇说怪话冰兄	(139)
鲁大铮 谭颖	廖冰兄的幽默	(143)
黄苗子	刑天舞干戚	(145)
倪贻德	漫画时代	(153)
黄蒙田	回忆片断	(155)
陆乾生	我所知道的冰兄	(164)
李子诵	我与廖冰兄最有缘	(168)
郑家镇	顽强的漫画斗士	(170)
汤洪泰 李兆永 方秉仪 梁杏洁	往事小忆	(172)
牧惠	妩媚冰兄	(175)
韩羽	记廖冰兄	(178)
叶浅予	冰兄其人	(180)
吴步乃	一位虽远实近的前辈	(182)
王大壮	可敬可爱的人	(185)

目

录

秦 牧	漫画坛上闯将少	(191)
方 成	冰兄可佩	(195)
梁 信	又疯又傻老天真	(198)
谭裕钊	高山仰止	(201)
余 时	廖冰兄的封面画	(204)
张 方	冰兄与戏曲有缘	(207)
黄蒙田	廖冰兄的“加工速写”	(209)
姜德明	美妙的协作	(213)
阳 明	漫画家廖冰兄漫事漫记	(217)
叶惠明	访漫画家廖冰兄	(224)
如 水	花城拜访廖冰兄	(230)
奚晓阳	心如赤子	(233)
巫山雨	一片冰心在玉壶	(236)
陈兆川	冰兄送我一幅画	(239)
路 欣	姜·本地姜·老姜	(242)
姚珠珠	南“混”纪实	(248)
曾牧野	永存赤子心 毋须叹华发	(251)
顾玉潜	廖冰兄、黎耀西和广州画廊	(255)

目

录

黄亦生	夜空，我仰望一颗星.....	(258)
郭 适	一个中国画家对“四人帮” 罪恶的看法.....	(265)
黄玉云	中国政治漫画家廖冰兄.....	(273)
伊沙白	这个中国人与他的画.....	(276)
傅 真	廖冰兄和帕丝卡尔的友谊.....	(282)
归耕庐	冰兄老儿及其漫画艺术.....	(285)
余光美	东哥——傻瓜、跳虾和鬼才.....	(299)
廖陵儿	我心目中的爸爸廖冰兄.....	(306)
李 楠	平凡人的真实事.....	(337)
廖冰兄年表	(343)
后记	(349)

(文集中诗词、联句作者：吴南生、杨应彬、罗培元、
黄施民、刘逸生、张作斌、李曲斋、韦丘、黄志坚、黄雨、
李汝伦、杨和明、潘嘉俊。)

永远的绿色（代序）

好多天了，眼前总是晃动着那一团沉甸甸的绿。

其实，我应当积聚更为周详的思考，更加全面的研究，才可能得出一点较为切中肯綮的，对冰兄的理解和认识。现在，催迫我如此仓促地诉诸笔砚的，却是那样一种缥缈不定而又总是挥之不去的思绪。如一缕轻风，推荡着无根的绿萍，闪动的绿终于重叠为一线骎骎上升的悲怆——蓦然，我发觉自己已经越出艺术世界的畛域，走进了历史的故地。那里，依然有火焰的光和热。

梁江 青年学者，毕业于广州美院油画专业及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现为《广东美术家》杂志执行副主编。

谁说的——精神是火焰，它能发出炽热的光，它是在观看的目光中发光。哦，那是海德格尔。

—

据说，高加索山上曾铸锁住一个不屈的神祇，他蒙受了种种折磨，原因是为了人类的福祉而盗窃天火。这个恩泽人类的神便是普罗米修斯。虽然，这悲壮的传说不过只是古代希腊人的心智之果，但那种残酷的壮烈，那种痛苦的崇高，表述的却是全人类对于正义的祈求和揄扬。而《山海经》上虽断首而仍操干戚以舞的刑天，象征的则更是中国式的，如陶渊明所说的“猛志固常在”的品格。中国民族确不乏不畏死的人，而今，作为漫画家的廖冰兄，以自己 60 年的道路再度证实了这一点。

所以，当我读到黄苗子以刑天舞干戚喻廖冰兄，读到黄永玉好些从心腑深处流淌出来的文字，每次都会感到有如沉雷滚过心头般的震撼。人与人之间确乎有真情在，那种清纯、坦白和真实的文字述说的固然是不无悲剧色泽的廖冰兄，但，冰兄折射的却是一个时代，他以漫画独特的深刻，诠释了一段令人唏嘘的历史。

30 年代的中国，在我们的心理历程上是沉重的一章。外忧内患，生灵涂炭，正是在血与火、光明与黑暗交织的年代，诞生了作为漫画家的廖冰兄。就像那样一个时代许多正直、具有良知的艺术家一样，他关注的是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为水深火热中的千百万人奔走呐喊，对乘国家危难之机饱一己私欲的黑暗行径感到痛心疾首。那样犀利而悲愤的漫画，是真正的匕首和投枪，那里绝没有半点发笑的酵母。冰兄的《猫国春秋》，记述的是中国民族一段满布猩红血迹的历史。他的漫画，是良知的鼓号，是正义的利剑，几十年来，坐言起行，矢志不渝，所印证的，正是普罗米修斯式的勇敢和不屈。

二

良知和正义，当然已经在古往今来的仗义行侠故事中重复了不止千遍。不过，人类愿意不厌其烦地从这样恒定的模式中反反复复加以观照，说明的不也是一种基于精神和现实的双重希冀？天道远，人道迩，人间有没完没了的阴暗和邪恶，良知和正义却荫庇着人心灵中一块恒常的绿洲。如果丧失了这样一块绿色，人类便真正要倒退到兽类的种属。

其实，良知和正义诠释的是一种善良的本性，一种人道的情怀，归结起来，不过是如此的简单和明了。或许，这样标示出来的只是一种普泛的道德判断，但是，谁又能够否认，一个人格健全者，决没有理由回避这样尺度的衡量。谁会愿意承认自己取消了善恶的界标，扭曲了正邪的准绳，泯灭了人兽的畛域呢？这样简单明了的尺度，我想，真是可以使懦夫立，薄夫敦，顽钝者汗下的。

冰兄之所以为冰兄，其实首先因为他是个善良的人。他的良知，他所伸张的正义，始终如一笼罩在人道精神的光环里。与普罗大众息息相通，和千百万人休戚与共，对人世间一切不平的事耿耿于怀，是冰兄人格的核心，更是冰兄漫画艺术一以贯之的基点。因为如此，他会有那么多匪夷所思的天真，有那样不合时宜的深刻，有那种语惊四座的敏锐。由于他如此一种至善的本性，这样一种推己及人的胸怀，他不愿设想人性中除了天使还有恶魔，不愿深究种种虚伪而狡黠的权术。政坛上的翻云覆雨，始终未能磨琢出他一种圆熟的处事方式。我相信，从世故的心态去揣度，冰兄显然是过于天真，在资深的政客眼中，冰兄也未免太不成熟。

于是，冰兄的圆满人格和他偏于一概的率直仁善行为模式，构成了反差强烈的两极。尽管他艺术生命中最宝贵的段落已经在

政治运动的风雨中无辜地被阉割，但，他的人生轨迹却在这对立两极的张力场中蜿蜒伸展下来。

多有论者说廖冰兄是一个政治讽刺漫画家，倘若仅止于此，恐怕仍属皮相。我以为，真萦心研究，不难籀绎出冰兄艺术中的人道精神内核。如果要赅括冰兄一生，这恐怕是沿流竟委的最佳角度。

三

记起有人说过，与其赞颂眩目的悲壮，毋宁品味淡淡的悲怆，抑或悲凉。因为，悲壮是一种完成，一种结局；而悲凉，则是一种启示。当然，无论悲怆还是悲凉，其本原仍如 T·里普斯所说，是人格中“善的内在力量”，要不，何以西方美学自亚里士多德以还，悲剧与崇高便一直交叉缠绕呢？我始终不能设想，僭越了善，会可能有一种自足自律的美的本体。

说到冰兄漫画的艺术风格，我以为这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尽管我们可以胪列出许多世界著名漫画家的名字，戈雅、杜米埃、威廉·布什、张光宇，等等，也有论者试图从冰兄的漫画形式语言中追溯其渊源。但，冰兄的形式手法实在是眼花缭乱，不拘一格的。我想，民间的门神、年画、壁画，古代的画像石，二三十年代的木刻乃至一切运用了造型手段的东西，其实也可以看到它们若即若离的影子。冰兄似乎从来未想到要怎样着意去构筑自己的艺术风格，这在于他，是一种顺理成章的必然。在社会的底层起步，无师自通，有用即长处，这一点，他以“野生动物”自况，倒也传神之至。在他数十年的漫画作品系列中，我们确乎不易找到什么仅仅源自形式感的欲望，验证自己驾驭艺术技能的“纯艺术”之作。甚至，他无暇想到艺术还可能用于夸耀个性，渲泄自我。我相信，在冰兄这一代人当中，许多真正配称艺术家的都不能设想，后来会有那么众多的人宣称艺术仅仅属于他们自